

您好，晚霞！

文/梁瑞柳 图/吴小兵

我居然有了一回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朋友在电话那头说，去衡山南岳福严寺小住？我不假思索便答应了。

突然发现对寺庙的喜欢，这种喜欢，不是精神的皈依，而是觉得，寺庙的氛围，是独处的佳境，可以在精神之海游弋，从纷纷扰扰的世俗中抽身而出，从容忘我地对生命细细地思量，在孤独的冥想中，天地万物入心入脑，你的精神世界会变得更宽更阔，心力会直达平常难以企及的地方，难怪李白登临南岳，能将想象之网撒向天宇，捕捉南极之星，“衡山苍苍入紫冥，下看南极老人星”。

这是何等气势？为追寻这种感觉，我每日在晨钟暮鼓中，思接千载，穷极天地，仰观宇宙，俯察苍生，便有了某种放下，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。

朋友曾多次邀登祝融峰看日出，我摇头婉谢。看日出我已有多次经历，且登泰山、庐山、黄山都有过，对那种喷薄而出、蔚为壮观的景色早有领略。

不由得想，人生莫不是分段的演出，每一阶段，生命会让你出演不同的角色，年轻时的每一次壮游，都可以用足抵达，如今回想，那一次次经历与热血澎湃的年轻时代是多么匹配！

隔数日，我从前山的福严寺转移至后山的敬衡居，前山后山，僧界俗界，才吃斋钵食，又啖农家蔬。生活的许多转折，既是意想不到，也是不期而遇。

南岳后山有一民宿，小巧别致而不失山村野趣。主人刘春林是名摄影艺术家，热情而永远充满活力，怀揣理想而埋头苦干，是振兴乡村指向的人物。

民宿面东，把南岳后山风光尽收眼底。每日推轩远眺，万亩竹海，阳光一层层推染开来，那绿浪蜿蜒起伏，在光的作用下，绿浪油光或深或浅，或隐或明。只有大风起时，绿浪翻腾，排山倒海，整个南岳后山便摇动起来，气势磅礴，在生动中，美得让你窒息。

于是，我融入敬衡居的日常生活中，把一点点美收藏起来，一声问候、一个微笑、一段交谈、一种谦让，都让我闻到一种生活的味道，尤其是爽朗的笑声，让这片田园弥漫一种人间的气息，化解你的忧愁、烦恼、失意、怅惘……

人一拨拨往来去留，无论是阖家

度假，还是太极修炼；无论是垂垂老者，还是总角垂髫；无论是青春少年，还是活泼美颜；无论是同学聚首，还是商业洽谈……敬衡居除了它巨量山泉外，就是这永不止息的笑声，像山泉一样，沁人心脾，开人心扉。

这一天，来了一家四口，一位满脸笑容的老妪走在中间，手牵一条白犬，虽不是健步，但步履清晰。我见老人家满脸笑容，便问高寿。她朗声回答：“94了！”我不禁暗暗叫奇，马上伸出一个大拇指，高赞老人的矫健。

几日里，老人与我们混成了友人，我称之为“阳光老人”，她走到哪就把笑带到哪，而那只形影不离泰迪犬，便会露出一脸的幸福。

又是一个清晨，老人牵狗在院中溜达，那狗一撒欢，老人居然随之疾行，我心中一紧，忙上去搀扶，老人摇手示意：“不要紧不要紧，它知道我跟得上。”

狗更恣意了，一高兴便在草坪中拉起屎来，我扯了几张卫生纸准备去收拾，不意老人一把将纸夺去，亲自弯腰将狗屎小心翼翼地收拾起来，投放到垃圾桶。

弯腰、包捡、擦拭、投放，那动作一气呵成，哪像94岁老妪？

见我一脸惊奇，老人朗声一笑，“早习惯了！”她的笑声，像一束阳光，直射我的心中。

离别那一日，老人一家人和我们一家人不约而同坐在一起。老人仍是笑容满面，居然直面生死，笑言：“你们不要祝我长命百岁哦！那样的话，我岂不是只能活6年了？”

众人闻之，一阵大笑。老人转而正色道：“我不怕死，我死了以后，其他人最多只痛苦几天，而真正痛苦、难过的是我的泰迪，它怎么办呀！”老人不避儿子、媳妇，直吐真言。

我一时无语，心早被震撼。人生，有时亲人间的直言，反而是真情的流露，开诚布公，才是亲人间交流的无隙。

开明、坚强、乐观、合众，将笑作为心中绽放的花朵，把阳光洒向他人，好一位94岁老太！虽是几日相聚，但作别后，她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几乎有挥之不去的魅力。

我突然想起，几天前，我们一众登南岳后山顶观落日，天风呼呼，暮霭四起，落日西沉的那一刹那霞光万道，虽是余晖，但它同样将南岳装点得峰峦灿烂，殷红如血。

立于山顶，我们作呼喊状：晚霞，您好！

做自己人生的掌舵人

文/杜泽涛

《人间失格》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的半自传体小说，被誉为“丧文化”的代表作。它发表于1948年，7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被很多读者所喜爱和推崇。在同学的推荐下，我仔细阅读了《人间失格》。合上小说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叶藏耻辱而悲剧的一生？

亲情的缺失是叶藏悲剧的起源。古板守旧的原生家庭等级森严，让体弱多病的叶藏终日与仆人为伴，早早地接触到生活的阴暗面，人与人之间彼此欺骗，戴着虚伪的假面具活着。这导致了单纯的叶藏形成自己错误的人生观和幸福观。当他妥协地选择父亲所中意的“狮子舞”面具后，得到了家中权威父亲的认可，让他深信讨好别人和伪装自己才是为人之道。试想，如果这个时候，他的家人能够更多地关心叶藏，引导他树立诚实、自信的人生观，或许他也不会成为只想讨好别人的卑微之人，或许他不会从欺骗他人中获得满足和成就感。

除此之外，家人还有三次挽救叶藏的机会，但可惜的是，没人关心叶藏的死活。第一次是叶藏荒唐地“殉情”之后，家人仅仅是派了一位长者处理丑闻，并委托势利的比目鱼管理叶藏的生活，纵容了他之后的悲剧；第二次是叶藏向父亲的求救，却没有得到父亲和家人的原谅，并安排比目鱼将叶藏骗入精神病院，将瘾君子变成了疯子，彻底丧失了为人的资格；第三次是叶藏从疯人院出院之后，大哥没有将他带回家，而是将他与家人隔离，独自生活，这也导致了叶藏最后的自杀。家人对叶藏的一再忽视，导致叶藏在悲剧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自我毁灭。

残酷的社会是叶藏悲剧的外因。都市无赖堀木正雄是典型的损友，自私而无耻。他将叶藏引入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，让叶藏在烟、酒、娼妓和当铺之中迷失了自我，在叶藏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总是抽身而逃。势利的比目鱼是典型的吸血鬼。他不仅克扣家人给予叶藏的生活费，并无耻地站在道德的高点训斥和谴责叶藏，即使叶藏最后逃走也不曾找寻。愚昧的恒子以为带着叶藏殉情便可以一了百了，未承想反而让叶藏陷入了永远的罪责之中。女强人静子以为给予叶藏怜爱和帮助能够救赎他，两人之间状况的巨大差异让叶藏只能对她敬而远之。单纯的由子不懂怀疑别人，不仅让自己受到玷污也让叶藏对人间世的希望彻底破灭。但这一切都只是叶藏悲剧人生的外因。

自我放纵或许才是叶藏耻辱一生的主要原因。出生富贵人家的叶藏本可以有成百上千种体面的活法，但他选择了最耻辱、最落魄的活法，自我放纵或许才是最终丧失为人的主要原因。在与恒子的感情中，叶藏将自己伪装成无辜的高中生，然而恰恰是他决绝的拒绝让恒子失去了生的希望，将恒子推入了自杀的深渊；在与静子的感情中，他将自己伪装成慈祥的爸爸，当伪装被撕破时，他不是检讨自己，而是用不辞而别的方式逃避；在由子被玷污时，他将自己伪装成为受害者，自责是他逃避的方式。悲剧中的叶藏将自己永远置于无辜受害的一方，用谴责他人的方式逃避了自己所有的责任，最终被所有人抛弃，彻底丧失为人的资格。

正如约翰·多恩的诗句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”，只要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与周围的人和事就必然有很多的交集。社会是水，承载了我向前的力量；家人是灯，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。我们是漂浮在社会的船，把握好方向才能在正确的航道上勇往直前。讨好和取悦别人或许能够获得一时的认可，但只有平等、互利方是长久之计；虚伪和欺骗能够获得一时的利益，但只有真诚、实干才是人间正道。

迎春“犁”

文/李秀芹

我和丈夫避开人流，到附近的田野散步。

有一位老者在田里挥动锄头，见我和丈夫朝他走去，停下锄头和我们打招呼：“过年好呀！”我和丈夫忙回“给您拜年啦！”虽是初见，但一句话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我们三个人站在地头攀谈起来。我问老者，过年咋还下田干活呀？老者回：“儿女都在外地，今年过年没回来，家里就我和老婆子，闲着没事，出来干点活。这么温暖的天气，刨地正合适……”

看到老者，我想起了我的祖父。在我幼时的记忆里，祖父每年春节吃完饺子，拜年的队伍走了，他便扛着锄头到田里去。别人都等天气暖和了，地里化了冻，土质松软时再刨地，祖父偏要春节当天开犁。那些年的春节，天气都极冷，土地被冻了一个冬天，已经地冻三尺了，刨地简直是和自己过不去，但祖父仍要刨几下才行。祖母说，这是祖父给田地拜年呢。

世代为农的农人，种地也种出了“匠心”，节气和节日也想着庄稼地。有一年春节，我跟着祖父去田里。那天很冷，早上还下了一场小雪，祖父领着我到了田里，抡起锄头刨了好几下，才刨开了一点点土。“开犁大吉！”祖父说完，掏出烟斗抽了半袋烟，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睛打量土地，对我说哪块地种庄稼，哪块地种蔬菜。看着祖父喜悦的神色，就好像他已经望到了丰收的景象。

祖父是家里的“老黄牛”，他用锄头刨地，也总说成是“开犁”。这话也对，祖父干起农活来，确实有股牛劲儿。祖父是侍弄庄稼的好把式，祖母说，全村数我家地里的田垄最直，种出的庄稼一排排看着就养眼。是呀，祖父是个勤快人，只知道干活，是个“庄稼迷”，春节都想在田里过，心里装着农事儿，庄稼种不好才怪呢。

和老者谈及祖父的事情，老者说：“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对土地有感情，像他一样，一天不来地里看一看，心里就空落落的”。

老者这句话点醒了我，原来祖父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和感情，祖父春节这天去田里刨地是给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开犁，给土地换身新衣裳，锄头翻动土地，将春天迎进田里，开启一垄禾的梦想，一年的好日子便从锄头上缓缓流淌开来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农人的春天从春耕开始，而祖父的春天，相比他人，来得早一些。

